



全国新长征 突击手的故事

（城市部分）



I253/31

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故事

(城市部分)

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 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林铭纳
顾兴业
封面装帧、题图 孙宝堂

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故事

(城市部分)

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 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诸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99,000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9,000

书号 3074·658 定价(四) 0.37 元

前 言

2003/11

年轻的朋友们，我们将怎样度过自己的青春，使它放射出绚丽的光彩呢？这本小册子里介绍的青年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的事迹，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读后会使你得到有益的启示。

这些奋斗在各行各业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们，虽然处于不同的岗位，各有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平凡的工作中，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辛勤的汗水，用自己青春和智慧谱写了新长征的壮丽篇章。他们之中，有的为了祖国的荣誉，严格训练，勇猛拼搏，敲开了世界女排冠军的大门；有的刻苦钻研业务技术，努力干好本职工作，创造了第一流的成绩；有的坚持原则，向不正之风挑战，成为捍卫党和人民利益的坚强哨兵；有的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，为青年就业开拓了广阔的道路……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，以祖国繁荣富强为己任的高度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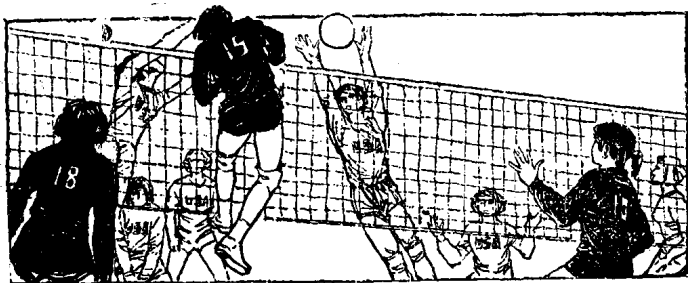
人翁态度和迎难而上、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，正是使他们的青春闪射光华的巨大能源。

他们的事迹生动地告诉我们：只要树立起雄心壮志，并且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同脚踏实地的精神结合起来，矢志不渝，奋斗不止，那么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，都能在振兴中华、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中创造出为党和人民所称赞的业绩，从而使自己的青春大放光彩！

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

目 录

〔 1 〕	前言	
〔 1 〕	敲开世界女排冠军大门的人	鲁 光
〔 29 〕	金杯再得不寻常	何慧娴
〔 40 〕	脊梁	李海燕
〔 50 〕	开不败的花朵	陶厚敏
〔 61 〕	人民歌手关牧村	谢大光
〔 78 〕	居民争夸的青年房修队	于培明
〔 97 〕	陈爱武的故事	肖复兴
〔 113 〕	服务“女状元”郁季辉	俞建萌 袁梦德
〔 125 〕	摆大碗茶起家的女经理	孙兴盛 成晓明
〔 139 〕	猎鹰	杨润华
〔 151 〕	反劫车勇士卢新亮	严冬青
〔 158 〕	回头浪子当了突击手	梦 得



敲开世界女排冠军大门的人

· 鲁 光 ·

这座庄严的世界冠军的大门，始终向我们中国姑娘紧紧地关闭着。三十年过去了，它连道门缝都不开。但是1981年11月16日夜晩，一群勇敢的中国年轻姑娘终于把它敲开了……

在大阪的领奖台上

苏州姑娘孙晋芳，带领着曹慧英、郎平、张蓉芳、周晓兰、陈招娣、陈亚琼、杨希、张洁云、周鹿敏、梁艳、朱玲等十一位队友，迈上了日本大阪府立体育馆的领奖台。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中，她们夺得了

世界冠军的桂冠。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来了，灿烂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来了，中国姑娘们的热血沸腾起来了！

她们为之朝朝暮暮奋斗的这一天，几代中国老运动员为之贡献出美丽青春的这一天，终于来临了。作为一个运动员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更庄严、更幸福的呢！

她们高高地举起金色的奖杯，向观众微笑。这不是轻松的微笑，这是一种含泪的笑！笑中包含着许许多多复杂的、连她们自己也说不清的情感。

也许她们的前面又浮现出四年前的那一幕。也是在日本的大阪，体育馆的光洁的地板上站着四支女子排球队的四五十位运动员。第二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发奖仪式正在进行。一、二、三名的女运动员们都登上领奖台了，只有获得第四名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孤零零地站在台下的地板上。前三名所在国的国旗冉冉升起。得胜者们举起奖杯，向观众致意。而我们中国姑娘的手里，只有刚刚发的一方方黄手绢。按规定，她们得不停地挥动黄手绢向得胜者庆贺。

中国女排得第四名，本来是值得庆贺的。因为这是我国女排自从五十年代初建队以来最好的成绩。而且，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中，中国女排的队长曹慧英还一人独得三个奖：拦网奖、敢斗奖和最佳运动员奖。主攻手杨希

成了日本观众崇拜的“明星”。她走到哪儿，都有人请她签名留念，在日本掀起了一股“杨希热”。应该说，在来领奖的路上，她们的心情是欢愉的。但这挥动黄手绢的难堪场面，使她们从欢乐的顶峰，一下子跌落到内疚的深渊。如果地板有缝，她们都恨不得马上钻进去。轻柔如云的一方方黄手绢啊，竟把姑娘们的手臂都压得抬不起来了。胸前运动衣上的“中国”两个大字和闪闪发光的国徽，变成了两团热火，烧烤得她们浑身发烧，脸发烫。过去，她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：“你们是代表祖国人民出去的。”但感受不深。此时她们才真正意识到，她们确实不是几个普通的女排运动员，而是中国人民的代表。她们深深感到，眼下的成绩，与祖国的地位太不相称。中国人不应该站在地板上，而应该站立到高高的领奖台上去。徐徐升起的应该是我们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大厅里回荡的也应该是我们雄壮的国歌。曹慧英领了三个奖，但她心里却想：“我个人即使得一百个奖，也不如全队拿一个奖杯呀！”回到休息室，她们默默地聚集在一起，没有人掉泪，也没有人说话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突然，沉寂中爆发出低沉、悲壮的歌声：

“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……”

这《洪湖赤卫队》的歌声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。虽然没有任何人指挥，却唱得那么整齐；虽然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歌手，却唱得那么富有感染力。在歌声中，头发斑

白的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同志，转过身，匆匆走出休息室。如果再呆上一会儿，眼泪就要流出来了。

她们唱着这支悲壮的歌，走出体育馆，登上汽车；唱着这支悲壮的歌，穿过闹市街头，一直到踏上旅馆的台阶……

这支悲壮的歌，她们一直在心底里唱着，唱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。四年后的今天，她们终于唱出了一支欢乐的胜利之歌。

这支胜利之歌，是用她们如雨的汗水和美丽的青春谱写出来的。

不仅是如雨的汗水

北京初春的傍晚，暮色由淡到浓，天黑下来了。但北京体育馆里的灯火通明，姑娘们刚练完球，汗水湿透的衣衫紧紧地贴在丰腴的身上。

“谁还要加练一点！”教练袁伟民大声问道。

“我加练点儿！”陈招娣抢先回答。

她的加练任务是救十五个球。如果救丢一个，就负一个球。她向球飞扑过去，滚翻起来，又飞扑过去。渐渐地，她的双腿发沉了，脸色苍白了。但她仍然不顾一切地奔跑着，滚翻着，飞扑着。当她救起第九个球时，倒在地上起不来了。

袁伟民可并不因此而停止扔球。他一边将球狠狠地

扔过去，一边大声叫：“快！”“快起来！”

招娣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，眼看球从自己的身边、头上飞了过去。她不是不想去救，实在太累了，即使站立起来，也追不上那刁钻的来球。她负了两个球了。本来是自己主动要求加练的，练一会儿不就完了吗？谁知道强度这么大，难度这么高。招娣心里嘀咕开了：“袁指导呀，你也太苛刻了。”

袁指导却不动声色。他一边扔，一边不快不慢地数着：“负三！”“负四！”……

招娣也冒火了，楞劲一上来，就不顾一切了。心里说：“扔吧！扔吧！”霍地从地上站起身，气冲冲地嚷道：“我不练了！”走到场外就拿起衣裤，径自朝门口走去。

袁伟民不冒火，也不大声嚷嚷，只是不轻不重地说：“想练就练，不想练就不练，那不行。今天练不完，明天开始就练你。”

招娣才走出几步，猛然转过身，向袁伟民快步走来，把衣裤往地板上一扔，气呼呼地说：“练就练！”她走到红十字箱跟前，撕了几条胶布，裹在手指尖上。把腰往下一猫，意思是说：“开练吧！”

袁伟民一个球一个球地扔着、砸着。招娣奋不顾身地向飞来的球飞扑着、滚翻着。好不容易把刚才的负球给补上。九个，她还是只救起了九个球！离十五个还有六个呢！很明显，她的动作又变迟缓了。终于，她又倒下

起不来了。

站在一边供球的姑娘，迟疑地不给球了。袁伟民瞪着眼，叫着：“给球！”他仍然不慌不忙地扔着球，冲着躺在地上的招娣喊：“球！喂，看球！”

一个，两个，她又负了好几个球了。她感到满肚子委屈，站起身，看也不看教练，拿起衣服，又径直向门口走去。她实在忍受不了了，世界上哪有这么狠心的教练呀！如果说，真有铁石心肠的话，我看他的心比铁石还硬。想着想着，眼泪涌出了眼眶，洒落在光洁的酱黄色的硬木地板上。

“走也可以，还是那两句话，明天一早就练你！”身后又传来袁伟民那不快不慢、不软不硬的声音。在平日，袁伟民那夹杂着苏州乡音的普通话，在这位杭州姑娘听来是那么亲切动听，有时她还淘气地跟他说几句婉转似莺啼的苏州土话。但此刻，他的声音不但不亲切，不动听，字字句句都象从冰窖里蹦出来的，是那么冰冷和刺耳。

她依然往前走着。不过，脚步显然放慢了，一步比一步迟缓。快走到门口时，她站住了。她那被极度疲惫和委屈情绪弄得昏昏沉沉的头脑，开始冷静下来。她象一截木头被钉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袁伟民也站在原地没有动弹，目光盯着这位任性的姑娘。他象一尊石雕似的，手里还抓着一个球，一副随时准备砸出去的样子。

姑娘们用担忧的眼神望着他。她们恨他吗？恨！有时恨不得扑过去，狠狠地咬他一口。不过，事后冷静下来想想，又觉得他应该这样。不这样，怎么去赶超世界强队，怎么去为祖国争光呢！

看着招娣那汗湿的背影，姑娘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。她们深深同情她，可又生怕这个任性的姐妹真的会离开自己的球场。有两位姑娘沉不住气了，迈动脚步向招娣走去。

正在这时，招娣也迈动脚步了。不过，她不是往前走，而是来了个向后转，大步地向球场走了回来。

加练，又继续下去了。

不知是喘息了一会儿，还是来了一股猛劲，招娣练得完全忘我了。

袁伟民见她那么奋不顾身地扑救来球，就笑着说：“招娣，可以减掉几个！”

招娣用泪眼瞪了瞪他，发狠地说：“不要你慈悲！”

袁伟民的话，其实也是一种激将法，因为他深知招娣的性格。

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，垫起了十五个球。

象今晚这样的补课，几乎每一个女排姑娘都遇到过，只不过因为各人的性格、脾气不同，情景不一样罢了。

四川姑娘张蓉芳，跟陈招娣一样，在队里个儿是最矮的，只有一米七十四高。她技术很全面，不过，刚到国家

队时，对防守有些担心。在与秘鲁队的一次比赛中，她本来传一个球给四号位进攻，但传得过猛，球过了网，自己的主攻手打不着，却被对方的攻球手打了一个“探头球”。这个“探头球”好象是打在她的心上似的，不知难受了多久。她请袁伟民给她补课。袁伟民也想对这位四川女子的球技进行精心的雕琢，补课时给球特别难。

袁伟民东一个西一个，前一个后一个地给球，张蓉芳满地滚翻救球，汗如雨下自不必说，身上摔跌得到处伤，到处疼。后来实在受不了了，她把球接住，狠狠地往场外一扔，说：“不练了！”

袁伟民严肃地说：“把球捡回来！”

张蓉芳犟着不动。

“不想练就下去，好好想，想通了再练。”袁伟民毫不留情地说。

你叫我下，我偏不下。张蓉芳在这点上，性格特别刚强。她一边接着袁伟民扣来的球，一边哭。哭是哭，练仍然拼命练。那神态是说，“即使练死在场上也别想叫我下”。

性格温文尔雅的杨希说：“象招娣、蓉芳这样的苦练，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。有时身体实在太累了，伤也犯了，真想厚着脸皮请一次假。可到场上看别人都那么练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了。忍着伤痛练吧。一天练下来，浑身酸痛，饭也懒得去吃。晚上往床上一躺，是一天中最

舒服的时候。可一想到明天，又犯愁了：明天该怎么练呀！人们都说，共产党人是钢铁意志，我们真是钢铁意志呀！我们从来都不让爸爸、妈妈看训练的。他们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练成这副模样，非哭着把我们领回家去不可。平时回到家里，也从来不告诉他们练得如何苦如何苦。只是说，练的时候累一点，练完了就不累了。他们去看过我们打比赛。我们在场上摔了几下，他们就耽心得不得了。回到家里总问：‘摔得疼不疼？’我们就说：‘不疼’。说真的，人都是肉长的，能不疼吗？不过，比起训练来，比赛算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候。……”

的确，中国女排姑娘们是在“苦海”里成长的。她们的生活节奏是那样紧张。清晨，朝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，她们象一片美丽的朝霞，从宿舍飘向训练房。傍晚，夕阳已经西沉，她们才象一片绚丽的晚霞，从训练房飘回宿舍。她们常常紧张到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。有时候，她们会突然发现马路两旁光秃的树枝已经绿荫如伞，于是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，惊讶地欢叫起来。陈招娣曾经感叹地说：“有些人的青春，是在花前月下度过的。而我们的青春却在紧张、激烈的旋律中度过。不过，当我们站到高高的领奖台上，耳听国歌回荡，眼看国旗升起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有价值的。将来，当我们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时，回想起今天的生活，将会感到自豪。因为，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充

实，我们的青春年华没有白白地流逝，它曾经为我们的祖国放射过光和热。’

从香港到上海

九龙伊丽莎白体育馆沸腾了。观众们欢笑地将一束束鲜花献给中国女排的姑娘们。在1979年亚洲排球锦标赛上，中国女排以三比〇和三比一击败了南朝鲜队和日本队。日本女排自1962年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之后，一直称雄亚洲和世界排坛，素有“东洋魔女”之称。中国女排自1976年重新建立以来，虽然也赢过日本女排几场，但日本队认为，在重大的国际比赛中，她们仍将击败中国队。这次，中国姑娘团结奋战，终于立于不败之地。郎平漂亮的重扣，孙晋芳高超的传球，张蓉芳、陈招娣的顽强拼搏，周晓兰出色的拦网，使日本队乱了阵脚，使成千上万的观众眼花缭乱。外国记者评论说：“中国女排的崛起，意味着‘东洋魔女’称霸亚洲局面的结束。”

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兴奋得紧紧抱成一团。两年前，她们唱着“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”离开日本；今天，她们在香港让欢乐的泪水尽情流淌。

她们将观众们送给她们的鲜花撒给观众，让港澳同胞们分享欢乐。

“亚琼，把这束花送给你爸爸！”领队张一沛走到一位瘦高个的女排姑娘身边，将一束鲜花交给她。

陈亚琼如梦初醒，这才想起来，她在香港的父亲今晚特地来看她们打球，此刻还在观众台上呢！

她手拿鲜花，向观众台跑去。

她的爸爸和她的小侄子看见她了！他们眼里闪动着泪花，双手向她伸过来。小侄子很自豪地对周围的观众说：“她是我姑姑！她是我姑姑！”是啊，有这么一位当中国女排主力的姑姑，他多高兴，多自豪啊！

“爸爸，你高兴吧！”亚琼将鲜花送给老人。

老人出神地打量着站在跟前的女儿。含着泪花的眼睛看着她，就象隔着一层水，女儿变得模糊起来了。他记得，自己离家时，亚琼才是一个六岁的娇女孩，想不到十七年后，她长得这么高，出落成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国家女排运动员。

“爸爸，今天晚上我回家住，过几天再回北京去！”亚琼说完，跟老人挥了挥手，就往场里走去。

夜已深沉。亚琼靠在汽车软垫上，闭上双目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紧张、激烈的比赛，已经告一段落。女排的姐妹们，明天就将凯旋回京，而她将暂时留在香港同亲友团聚，过几天与内地的生活迥然不同的香港生活。

香港球队的人见到她，对她说：“亚琼，留下来打球，别回去了！”

亚琼笑笑，回答道：“不，我的事业在那儿！”

回答得多好啊！几年前，当她的妈妈移居香港时，也